

吉隆坡

鬼仔巷:旧巷流光,烟火新生

梅南频 1954年11月生,宜兴人,出版《爱的春季》《绿叶的光芒》《太阳神》《红茶馆》及长篇小说《砂魂》等。



吉隆坡茨厂街的烟火深处,藏着一条不过百米的窄巷,名唤鬼仔巷。名字听来带着几分莫名的诡谲,却无半分鬼魅之意,不



过是百年南洋岁月里,华人移民刻下的市井印记,从沉寂荒芜到喧嚣爆红,一巷之间,藏尽时光变迁与岁月温柔。

鬼仔巷的由来,裹着老南洋的市井烟火。百年前,这里是下南洋华人聚居的方寸天地,低矮骑楼依巷而建,一楼营生、二楼安居,是唐人街最鲜活的生活肌理。彼时巷弄狭窄,雨天积水成洼,孩童赤足奔跑嬉闹,调皮模样被长辈笑称“鬼仔”。还有一种说法,旧时巷内隐蔽,鱼龙混杂,是赌档、鸦片馆、私娼的聚集地,也是本地华人黑帮“龙虎堂”的据点,帮里的小弟、跑腿被称作“鬼仔”,巷子因此而得名。

一来二去,这带着亲昵嗔怪

的名字,便成了小巷的专属印记。那段岁月里,杂货铺的吆喝声、理发摊的声响、茶室里的闲谈,混着华人在异乡扎根的坚韧,在斑驳砖墙间萦绕,每一块青石板,都印着平凡人家的柴米油盐,每一缕晚风,都载着异乡游子的乡愁与期盼。

时光匆匆,城市的脚步渐渐远离老城区,鬼仔巷也难逃没落,曾经的热闹慢慢消散,建筑日渐斑驳,木梁腐朽,杂草在墙角疯长,往日的市井喧嚣被沉寂取代。它像被时光遗忘的老者,蜷缩在繁华闹市的角落,褪去了所有光彩,只剩满目荒芜,唯有那些老旧的建筑肌理,还倔强地留存着过往的痕迹。

所幸,旧巷从未被彻底抛弃。2019年,四川籍的一名华裔,用几十年卖巧克力赚到的钱,买下了它。一场用心的活化改造,让鬼仔巷重获新生。改造没有大拆大建,而是小心翼翼地修复斑驳墙面,留存百年骑楼的原始风貌,保留了1960年的老街灯,画上6幅大型复古壁画,以期唤醒旧时光:窗边缝补的妇人、巷间嬉戏的孩童、围坐闲谈的老者,一幅幅画面复刻出昔日的市井温情,让尘封的记忆重新鲜活。老式街灯、复古招牌、斑驳砖墙,与细腻壁画相融,旧时光的韵味,在方寸巷弄间缓缓流淌。

如今的鬼仔巷,早已是吉隆坡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地。白日

里,阳光穿过骑楼缝隙,洒下细碎光影,游人驻足壁画前,在复古场景里定格瞬间,快门声此起彼伏;街角老茶室飘出咖啡吐司与咖啡的醇香,传统滋味与新潮文创小店相邻,新旧风情悄然相融。夜幕降临,红灯笼次第亮起,暖黄灯光裹着复古霓虹,将小巷晕染成温柔的模样,南洋风情与复古意境交织,引得无数人慕名而来,赴一场时光之约。

从烟火市井到没落旧巷,再到网红胜地,鬼仔巷的变迁,是城市记忆的守护,也是旧时光与新时代的完美邂逅。那条窄巷,依旧藏着百年华人的乡愁与坚守,依旧盛着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柔。

达尔文

中餐外卖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记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文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

去年复活节前,我提前订好了从墨尔本到达尔文的往返机票,去挽救一家濒临困境的中餐厅。

这家中餐厅,朋友花了重金



装修,可是一直没有人气。而彼时,我在墨尔本的中餐厅经营得有声有色,攒了不少餐饮运营的经验。他甩一通求助电话过来,十万火急的样子,没给我丝毫犹豫的时间。

刚下飞机,我就见识了达尔文的“糙”。机场规模还不如国内三线城市的汽车站,热带海风裹着彪悍的民风扑面而来。

到了朋友的餐厅,我才知道真正的难题在哪。他家餐厅的厨师手艺堪称一绝,可餐厅地处西南郊区的小镇上,位置偏僻,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的老话在这里彻底失了灵。

我到的头三四天,大堂里一直空荡荡的,就餐高峰也没几桌客人,对着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中餐,朋友愁得没心思动筷子,我为他拍板定了方向:外卖必须

做起来。

可是小镇几乎是外卖的真空地带,墨尔本早已遍地开花的送餐APP在这里连影子都见不到,我们没能力开发专属APP,就算做出来,也没资金推广,让当地人下载使用。思来想去,外卖的宣传只能回归最原始也最直接的办法——发传单。

朋友是设计出身,熬了半宿拿出了方案:把传单剪成圆滚滚的考拉形状,背面印上完整菜单和订餐电话,正面做成简易年历格,再贴一层软磁铁,能直接吸在冰箱门上。我为他的想法点赞,这样一来,传单就成了能留在家里的实用小物件,总比随手塞进垃圾桶强。

可现实的难题接踵而至。澳洲印刷成本太高,朋友问了好几家印刷厂,就算一千张起印,一

张传单折合人民币也要十四元,加急制作还要额外加钱,但是如果从国内定制再转运,时间根本不等。朋友咬了咬牙下了狠心,只要能培养起当地人的用餐习惯,攒下一批回头客,这钱就花得值。

第一批三千张传单到货那天,我和朋友开车去居民区,在十字路口分两路,挨家挨户往邮箱里塞传单。朋友说,每塞一张,就像往人家邮箱里塞了一张钞票,心疼得厉害。更磨人的是腿脚,我们一天走了五个多小时,发出去七八百张,第二天一觉醒来,腿沉得根本挪不动。当然了,这只是前奏,因为当地没有骑手,也不可能找到骑手,如果外卖真能做起来,也只能由朋友亲自送达,到时候又是一场苦战。

让我们意外的是,传单发出

去的当天就接到了订餐电话。第一单是附近的华人家庭,点了水煮鱼、青椒肉丝和宫保鸡丁,他们吃完饭还专门又打了一通致谢电话,后来听朋友说,他们成了餐厅外卖的常客。慢慢的,电话越来越多,有华人同胞,有本地居民,还有游客。朋友的餐厅,就靠着这一张张考拉形状的传单把外卖业务做了起来,原本清静的后厨,也开始忙碌起来。

十二天的行程结束,我飞回墨尔本。再和朋友聊天,他说,很多人家把那张考拉传单贴在冰箱上,想吃中餐了,就照着上面的电话打过来,我听了,比他还要开心。

在异国,没有花哨的算法,没有便捷的配送平台,我们就用最笨的办法,把中餐的烟火气,送到了达尔文的千家万户。

连云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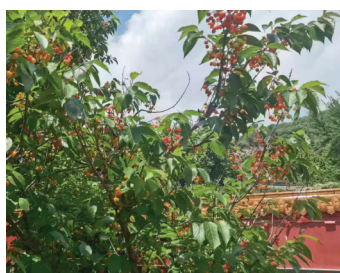
樱桃谷里樱桃红

魏琪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散文集、诗集八部,获省、市各类文学奖。



云台山深处,有一个叫后关村的地方。当地人更爱唤它“樱桃谷”——这个名字起得贴切,因为家家户户种樱桃,房前屋后、山坡沟壑,到处都是樱桃树。

五月里走进樱桃谷,仿佛跌进了一片红色的海。那红不是浓艳欲滴的,而是透亮的、晶亮的,像无数颗红宝石挂在枝头,密密



匝匝,铺天盖地。晨光打在樱桃上,每一颗都含着露水,闪着细碎的光;傍晚时分,夕阳把整片山谷染成暖色调,樱桃的红便成了琥珀色。风过处,满树的樱桃轻轻摇晃,像无数个小灯笼,照亮了山里人的日子。

樱桃谷的樱桃,不是寻常的樱桃。这里的樱桃种植史,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。当地人世代口耳相传,说这谷里的第一棵樱桃树,是糜夫人亲手所栽。糜夫人是谁?是蜀主刘备的妻子,糜竺的妹妹。而糜氏兄妹的故里,就在这樱桃谷。

那是一个天下大乱、英雄辈出的年代。刘备在徐州被吕布击败,狼狈逃往广陵,走投无路之

际,是糜竺倾尽家财,不仅资助刘备重整军马,还把妹妹嫁给了他。正是这雪中送炭的一笔,才有了后来刘备的东山再起、三分天下。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里写这一段,用了八个字:“糜竺家资,尽助玄德。”

千年之后,糜竺早已作古,糜夫人也成了史书里寥寥几笔的名字,可樱桃谷的樱桃树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。

这个传说没有文字记载,却在后关村口耳相传了上千年。村中老人说,糜夫人当年居住的老宅遗址上,至今仍有一棵千年樱桃树,主干已空,却年年花繁果茂。可惜的是,这棵树在多年前的山洪中倒伏,但它的根系还

在,新枝又从老根上抽出,照样结出晶亮透红的果实来。

今天的樱桃谷,热闹极了。五月里,摘樱桃的人从城里赶来,挎着小篮钻进樱桃林,伸手就能摘到最新鲜的果实。孩子们在树下跑来跑去,大人们一边摘一边吃,手指和嘴角都染成了嫣红色。

村头有一棵老樱桃树,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,村里人说它有三百多年了,是樱桃谷的一宝。每年五月,这棵树结的樱桃总是最多最甜,摘樱桃的人总要在树下合个影,讨个好彩头。

走在樱桃谷里,到处都能感受到时间的纵深。脚下是东汉末年糜竺兄妹走过的泥土,头顶是

千百年来一代代人栽下的樱桃树,手里摘着的,是和千百年前同样的鲜红果实。

糜夫人手植的那棵古树虽然倒在了山洪里,可它的根还在,新枝已经长了出来。每年五月,照旧开花,照旧结果。那红透了的樱桃,咬一口酸甜多汁,仿佛能让人尝到千百年来,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故事。

樱桃谷里樱桃红。红的是果实,也是历史。是糜竺倾囊相助的那份仗义,是糜夫人舍命护夫的那份挚爱,是千百年来一代代樱桃谷人种树、守树、护树的那份执着。更是每年五月,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,在樱桃树下绽放的每一个笑容。